

琉球大学学術リポジトリ

孔聖全書

メタデータ	言語: 出版者: 公開日: 2021-09-08 キーワード (Ja): 所収コレクション : 琉球大学附属図書館宮良殿内文庫, 宮良殿内 (みやらどうんち) キーワード (En): In Collection: The Miyara-Douchi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Library) 作成者: 松茂氏當宗 (筆写) , 2009/6/5 16:43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6183

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宮朝者十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戴干戈以至干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猶以周公為天賞。則以而同族為衆。而異族為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謙君子。有終吉。能以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况衆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治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金人銘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憂。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焯焯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成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敗。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下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水雖右為尊。江海雖在于左。亦能為百川長。以其能下故也。

又持滿訓

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歌器。問于守廟者曰。此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歌。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座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讓。此之謂損而又損之道也。

又不慎訓

哀公問于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徒宅而忘其妻者。有諸。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脩禹之道。毀害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肢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學訓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斂。孔子曰。非此之謂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哉。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于弊。木受繩則

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
于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
斲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學乎孔子曰括而利之鏃
而砥礪之其入不亦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

又

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
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
墻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
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令聞此言請攝
齊以受教

情義訓

孔子曰凡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何謂

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義父慈
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
謂之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
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去爭奪舍禮
何以治之仲恒人曰在心可見聖賢之書可有情遺
萬世之鑑也

刻孔聖全書卷之五

聖政

中都宰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疆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飾。制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諸侯則焉。定公曰。學此法以治魯何如。孔子曰。雖天下可也。豈但魯國已哉。于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也。先昭公葬于墓道之南。孔子媾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而訛桓子。平子之子。

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此五土之性也。昭公葬于墓道之適。先季平子逐魯，昭公死于乾侯。季平子別而葬之，貶之，不使近先公。言葬不近祖墳，夫子乃使開昭公墓，移合葬于衆公之墓。

魯司寇

孔子為魯司寇。國人謗之曰：「齊衰無鞶投之無戾鞶之齊衰，投之無鞶。既而政教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者，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後踰法，鬻六畜者飾偽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政化行，民之頌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

却萊兵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遇禮相見，揖讓而登，酬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諺却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于盟，兵不福好，于神為不祥，于德為僭義，于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于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于是斬侏儒，齊

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出境而不以兵車乘從我者不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吾汶陽之田吾所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勤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粃糠羶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群臣曰曾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告寡人使得罪于是乃歸所侵曾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墮三都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制也

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叔孫氏不得志于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象伐之遂墮三都疆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誅少正卯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于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知者魯之聞人也夫子始為政何以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辯三曰行僻而堅四曰志悖而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通

達之右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智足以移象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于誅今少正卯與之是以誅之昔者湯誅鯀沫太公誅潘止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晝攻盜暮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

伐齊

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讀伐齊三哀公曰魯為齊弱火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告

救魯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而憚管鮑因欲移其丘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二子誰為使子貢讀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恒曰今子欲收功于魯實難不若移丘于吳則易田恒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田常曰善然甲丘已加魯矣子貢曰緩師吾請救于魯今救魯而伐齊因以丘迎之田常許諾于貢遂南說吳曰今齊國私于千乘之魯與吾爭疆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誅齊利莫大焉吳王曰善然吳嘗困越越王今若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先越然後吳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之名弃強齊而小

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伯業成矣。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吳王悅，子貢之。越王郊迎曰：「此蠻夷之國，大夫遠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說吳王救魯伐齊，其志欲之，其心畏越。』曰：『待伐越而後可，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患也。今吳國家破弊，百姓怨上，位胥以諫，死太宰詔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誠能發卒以佐之，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趨者也。越王許子貢及越王悉境內之兵以事吳，吳王乃受越王卒，遂自發兵伐齊，敗之。越

遂襲吳之國而滅焉。夫子曰：夫其亂齊存魯者，吾之初願。若強晉以弊吳，使亡而越伯者，賜之說也。美言、傷義、信矣哉。

五儀解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欲詢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謂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聞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

倫百善之美必有處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君子也公曰敢問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傷于身道足化于百姓而不傷于本富則天下無怨財施則天下無病貧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危知懼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曰君子入廟如

右登自阼階仰視榦掬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觀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且視朝慮其危懼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晏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于四門周章遠望視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能明此五者又番意于五儀之事則政治何可失矣。

五刑解

冉有問于孔子曰昔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

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
至治也。凡夫人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于不
足。不足生于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
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盜賊靡法妄行之獄。而無
陷刑之民。不孝者。生于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
也。喪祭之禮。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
之民。弑上者。生于不義。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義
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
變者。生于相陵。相陵。生于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
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故雖有鬪
鬪之獄。而無犯刑之民。淫亂者。生于男女無別。男女
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

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豈者。刑
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
是為民設。罪而陷之。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
雖有五刑之例。不用。不亦可乎。

用人篇

哀公向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纔健。驕
也。佞。諂也。諛。誕也。故考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
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辟之。豺
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為虎附翼也。不亦殆乎。詩
曰。匪其止共。惟工之邛。言不共其職事。而病于其主
也。

又

子貢問于孔子曰。今之人臣執為賢。子曰。吾未識也。昔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問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二子之進賢已之才者也。

又

子路問于孔子曰。賢者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怨之。不肖者仇之。怨怨並存于國。鄰敵構丘于郊。雖欲無亡得乎。

又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祖。以之治天下。不亦宜乎。

又

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象悅。子何施而得之。對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孔子嘆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

又

孔子喟然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其幼也敏而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

能下人。子路好學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何哉。子貢曰。吾聞以象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不下天下君子。

又

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曰。南羊無令。其誰可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公曰。解狐非子之仇耶。對曰。君向可。非向臣之仇也。公曰。善。遂用之。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為之。對曰。午可。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向可。非向臣之子也。公曰。善。又遂用之。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對也。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

又

趙襄子圍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惟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

立政篇

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其若國貧何。孔子曰。詩云。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

者也

又

子貢問于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向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有異乎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于臺榭淫乎苑囿五官伎樂不懈于時一旦而賜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刑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君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也

又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吾聞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利者枉法以侵民此怨所由也治民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明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又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聞其政矣其境易草萊盡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

信故其民也。其邑。璠屋完固。草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又 子路治蒲。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吾語女。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政不難矣。

又 子貢問治民于孔子。孔子曰。凜凜然如以朽索御奔馬。得之矣。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道達之國。皆

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仇也。吾何以不畏。

又 子路為蒲宰。為水倫與其民。修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兩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人多飢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白于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爾食餽。是明無之無惠。而見已之德也。速止之可矣。

鄭有鄉校。之士。非論執政。嚴明。欲毀鄉校。子產

曰何以毀為也。夫謙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
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若以
損怨不聞立威以防其怨防怨猶防水也。水決所犯
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之孔子聞是
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又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
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太叔悔之曰
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
慢慢則糾于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

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子產之卒也孔子聞
之曰古之遺愛也

又

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
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向歸
曰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
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維人子產一稱
而鄭國免

又

哀公向于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則守大則攻其道
若何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
之民將誰守之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仇也將

與誰守公曰善哉
惠百姓

是廢幽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

孔子見魯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堂
上而已矣寡人以為迂子以為何如孔子曰此非迂
言也丘聞之得之身者得之人失之身者失之人不
出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反之于己身者乎此則為
之干堂上者也

又
子張問入官于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
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
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

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傲之所由生也距
諫者患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
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
之所以不成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
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而公治之精習而畧行之
進是利而除是害無來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
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優游
之而民自得矣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
表也邇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故佞不正則民失表
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群臣汗矣古者聖主冕
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絃絃充耳所以蔽聰也水至清
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游

之使自求之。揆之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害。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斯言。退而記之。

又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于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子以內吏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而不失善。御馬者正御。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

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是以天地德之。兆民懷之。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摠治。馬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綏。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又

齊大旱。春飢。景公問于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內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主祭祀不懸。祀不以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馳道。君庭之道。不懸。謂不作樂。

又
子羔為衛之士師。刑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刑者守門。為謂子羔也。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又曰。于此有室。子羔乃入。為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王之法。而親刑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也。何故逃我。刑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亦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使者。樹德不善為使者。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之謂乎。

又
桓公出獵。遊鹿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向之曰。是何谷。對曰。愚公谷。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公曰。視公之儀狀。非愚也。何以公名。對曰。臣故畜特牛。生子而大。賣之。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馳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谷。桓公歸。明日朝。以告管仲。仲正衿。再拜曰。此夷之愚也。使堯在上。臯陶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伯君也。管仲賢佐也。猶以智為愚。况不及管仲者乎。

田賦篇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

三發卒曰。子為國君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于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禮而貪。曾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田賦十六。非戎馬一疋。牛三頭。此賦斂之常法。年賦之法。因其田則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

用刑篇

冉有問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

可以治于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庶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曰不廉。則曰簋。簋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淫亂。而曰帷。幕不修。有坐罔上不忠者。不曰罔上。則曰臣節未着。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則曰下官不職。有坐于國之紀者。不曰于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定有罪名矣。而為之諱。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制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君不使人。梓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矣。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

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處其事而不
能克禮。故不責以三條禮也。冉有退席言曰。美則美
矣。求未聞。退而記之。

又

仲尼問于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
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然也。至政無所用刑。成
康之世然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
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道民。
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道之弗從。傷義以敗
俗。于是乎用刑矣。刑例也。例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
君子盡心焉。孔子曰。大司政明辟。以察獄。獄必
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則赦

之是。故爵人于朝。與眾共之也。刑人于市。與眾棄之
也。簡誠也。有其心。無其誠者。不罪。

聽訟篇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
不知子父而訟之。不義久矣。是則上之過也。上有道
是人亡矣。康子曰。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戕不
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
大敗。不可誅也。訟獄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
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
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亦而
遊焉。陵遲故也。舍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之無
踰乎。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

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耶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君子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而已

苛政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婦人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人識之苛政猛于虎也

仲弓又問刑教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省

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將軍文子問獄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耻何如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也以此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辟之于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辟之于御則鞭也執鞭于此而動于彼御之良也

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疎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惧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組兩繅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于刑故民從命令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廁而俗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息盜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饑寒切于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于盜惡之而不殺也

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况為政者奪其賢者而與其不賢者以化民乎知此二者則上盜息矣

上盜猶大盜也

子張問知法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析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令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于怨寡矣能遠則于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

德言敬刑所以為德也

能遠者正其源而以禮教先之

曾子問聽獄之術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于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詞詞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仲弓問聽訟

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

之謂之悼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枳一作痕猶傷也夫過則宜宥若率以為小罪亦傷乎義

子張問聽訟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刑之君必與眾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李孫問誅賞

李孫問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

子為政焉。用殺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利。伯者刑德並。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于賞刑罰之甚者。至于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惧。以是能化行于天下者。未之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孔聖全書卷之五終

刻孔聖全書卷之六
智聖

萍實

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有觸王之舟。王怪之。使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谷萍實。令剖而食之。惟伯者能獲之。此吉祥也。王食之大美。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鄭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是以知之。

商羊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于公庭。舒翼而跳。齊侯怪之。使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水祥也。昔童謠屈膝。

振肩而跳。且謚曰天將。大兩商羊鼓舞。令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修治溝渠。將有木水為災。頃之天果大兩。諸國皆水。齊獨以安。

土羊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羗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肅慎氏矢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侯使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

砮。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君若使。有司求之。其可得也。使求之。得之。金匱如之。

防風氏骨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使來聘。發幣於大夫。及仲尼辭之。客執骨而問曰。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群臣于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滕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于周為長翟。令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

十教之極也

節骨專車下節長專車爵之飲之酒也封封山隅
隅山今在吳即焦僥西南蠻之別谷

魯索氏祭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問之曰公索氏比及
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曰昔公索氏亡牲夫
子曰三年必亡今斯年而亡夫子何以知之孔子曰
祭也者孝子所以自盡于親也致祭而亡其牲則餘
所亡者多矣處替年荆伐祭滅之

燔釐王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曰周使來言周廟焚公出問
何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

曰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
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
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公曰天何不殃其身
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毋乃絕乎
故殃其廟以章其過左右又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
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賜論邦君

邦隱君來朝子貢觀焉邦子批玉高其容仰公受玉
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禮
死生存亡之體也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
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
乎夏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之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子路死衛

子路與子羔仕于衛。衛有蒯瞶之亂。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于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盪之矣。遂令覆醢。

趙簡子

公山不狃叔孫輒怨于季孫氏。故囚陽虎。虎順祀先公而祈焉。將其季孫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而先為偪將如蒲圃。季桓咋與御者楚楚謀走孟氏。虎伐孟氏處父敗之。取寶石大弓。以出。尋歸魯。師伐虎。虎焚萊門而出。奔齊。請師。鮑文子曰。陽虎有罷于季氏而殺季孫。以不利魯國。魯兇

其疾而君又叔之無乃害乎。乃囚虎。虎逃奔宋。遂奔晉。邈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孔子以趙簡子受亂人故知其家世世有亂

趙襄子

趙襄子使子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求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令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漲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令趙氏之德上行。無所施于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父。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而持勝。故其福及於後世。

宋人有行仁義者，
宋人有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
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上帝居一年，其父無
故而育其牛，又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
子，曰：前問之而失朋，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忤
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問孔子，孔子曰：吉
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
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
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
半。此人以父子疾免及圍解而疾俱復，明信矣。吉事
有祥，而聖人見於未然者也。

孔聖全書卷之六終

刻孔聖全書卷之七

論帝王君公

帝王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
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
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
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主，終始相生，
亦察其義，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
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三木，何如？孔子
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
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
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

尊叔為金正玄冥為木正后土為土正禮正五行之主
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
在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昊之屬配為亦云帝
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實曰假曰熙
使重為勾芒該為蓐叔假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
曰黎為祝融共工之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四者官各
以其所能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
不得稱帝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
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
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殷人以水
德王色尚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康子曰唐虞二
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

土德王色尚青

又

寧我問黃帝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紉而能言哲睿
齊莊敷敏誠信長聰明治正氣殺五量撫萬民度百
姓服牛乘馬擾訓猛獸以興炎帝戰于坂泉之野三
戰而從克之始垂衣裳作為黼黻治民以順天地之
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谷嘗百草
木仁厚及于鳥獸昆虫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
用水火財物以生民寧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
頊淵而有謀疏通以智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
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象絜誠以祭祀巡四海以
寧民北至幽都南至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夜動靜

之生。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宰我曰。請問帝
學。孔子曰。高辛生而靈異。自言其得博施厚利。于
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順。天地之
義。知民所急。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焉。撫
教萬民。而徧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
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日月所照。風雨所至。
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陶唐其仁如天。
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
伯夷典禮。夔龍典樂。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
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夷悅。宰我曰。請問
帝舜。孔子曰。虞舜孝友。聞于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
溫。良敷敏。而時知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迎。承受大

命。依于二女。睿明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
舊職。恭己而巳。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
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乃死。于蒼梧之野。而堯為
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夏禹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
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壹壹穆穆。為紀為
綱。其功為百神之主。其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
履四時。據四海。任臯陶。伯益。以佐其治。興六師。以征
不庭。四極之民。莫敢不服。

文王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
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人其朝
士讓于大夫。大夫讓于鄉。虞芮曰。嘻。吾儕小人也。不

可以入君子之朝。遂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為間。曰：孔子曰：以此觀之，文武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武王

孔子曰：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事成矣。王者致其道而萬民以治，天下順之。

周公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前，洞洞然若將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德，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

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震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武王壯，成王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又

子夏問于孔子曰：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昧能，蒞作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于伯禽，欲王之知君臣父子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使人以是故抗世子之法，于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之義。

烏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

楚莊王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制祭不過望灘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祈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伯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仁其伯不亦宜乎

楚昭王

是歲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崇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殺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烏移之弗崇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宋君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于衆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齊戒不脩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狂其過其亡也忽然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

問疾戮力宇內三年年豐政平

衛君

仲尼問于大史木弋伯常騫希董曰夫衛公飲酒湛樂不聽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耶大弋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籀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抹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希董曰夫靈公也死上塋于故墓不吉上塋于沙丘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陳惠公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使夫子遠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盡大之功惟君爾

召公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于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傳曰自陝以東

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蚕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其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咏之孔子曰吾於其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庶幾於仁人之德教也

楚莊王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奪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悅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間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若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

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伯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伯不亦宜乎詩曰柔遠以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宰我问黃帝

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歲宰我问孔子曰榮伊言黃帝三百年崩請問黃帝何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對曰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是以謂之三百年則士安之說略可憑矣

秦繆公從葬

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秦之良臣子車氏三人奄息仲行鍼虎預焉秦人哀之孔子曰始作者

其無後乎秦自武公用殉五傳至繆公而殺三良其後魏人欲以妾殉葬陳人欲二婢同棺皆未流所從出也繆公之不仁甚矣迨二十一傳至莊襄而嬴氏之宗遂成於呂則孔子之所謂無後者不信然乎不信然乎

齊景公善晏子

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饑。溫知人寒。君獨不知天下之寒何也。公遂出衣發粟以賑凍餓。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是君臣可謂相得之歡者。

孔聖全書卷之七終

刻孔聖全書卷之八

論賢士大夫

太王仲雍宣甫有子曰大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大伯知大王賢昌而欲季為後也。大伯去之。吳大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

梅

高容

高容嘗執羽籥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于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高容籬曰吾常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儉乎三公遂固籬不受命孔子聞之曰高容可謂內省而不証能矣君子於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高先生之謂也

接輿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賈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為楚王將者而遺之我門外車軼何其

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者使賈金百鎰欲使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金篋妻戴經器變易姓字莫知所之孔子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

史籀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弥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伯玉退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其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置屍于牖下我死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吊焉其父言告公公曰是寡人之過